



(上接 10 月 28 日 A14 版)

按蒋志方原来的设想，只要卫君梅没有倒下，只要卫君梅还在食堂上班，他看一眼卫君梅就行了。可当他看到卫君梅后，他又有些不大满足，想马上转身离开不大容易做到。自从母亲登门找到卫君梅之后，他还没有和卫君梅交谈过，不知卫君梅现在对他的态度如何。他给卫君梅发短信，得到的回复都是“暂未收到您的短信”。他一再给卫君梅打电话，卫君梅的手机也都是关机的状态。从短信和电话这两个方面判断，卫君梅对他采取的是拒绝的态度。卫君梅不仅对他关上了门，连窗户也关上了。以前，尽管卫君梅从不给他回短信，但短信可以送达卫君梅的手机，卫君梅可以看到。现在，卫君梅连短信都不看了。以前，卫君梅还偶尔接听一下他打的电话。现在，电话根本打不进去了。他隐隐觉得，卫君梅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针对他的。因为手机是他送给卫君梅的。他本想把手机变成一座桥，通过这座桥走近卫君梅。可卫君梅把桥拆掉了。他还想把手机变成一条纽带，用纽带将他和卫君梅联系起来。可卫君梅把纽带扯断了。卫君梅变成这样的态度，还是与母亲去找了卫君梅有关系。在母亲没去卫君梅之前，卫君梅不是这样的。母亲找了卫君梅之后，卫君梅变成了这样。至少来说，手机是无效了，他用手机跟卫君梅是联系不上了。不过，蒋志方的

.....

卫君梅突然提高了声音，对蒋志方说：你这人怎么能这样！你老缠着我干什么！我欠你什么吗？

蒋志方的自尊心还是受到了伤害，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他像是当头挨了一闷棍，又像是受到了雷击，他一时失去了反应，愣住了，呆住了，傻掉了，像一个木头人一样，像一个石头人一样。待他反应过来之后，他觉得五内波涛翻滚，在一涛一涛向上冲击。他有些不能自持，有些站立不稳。眼看“波涛”要冲破喉咙的闸门，冲破眼眶的堤坝，把他冲得一塌糊涂。这时候，蒋志方的自尊心上升到了意志力，他的意志力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，他没有让眼泪流出来，更没有哭出来。不但没有哭，他还不失分寸、不失风度地轻轻摇了摇头，微笑了一下，对卫君梅做出了道歉。他说的是：嫂子，对不起！

道歉之后，蒋志方才离开卫君梅，出门去了。

走到门外，蒋志方听见有人在餐厅里大声喊：哎，这是谁的手机？谁的手机落在桌子上了？要是没人要，我可拣走了！

既然卫君梅用不着手机，蒋志方要手机也没用了。直到这时，蒋志方的眼泪才不可遏止地流了出来。

郑宝兰快步从食堂里边走了出来，替蒋志方，不，是替卫君梅，把手机从桌子上拣起来拿在手里。她一直关注着卫君梅和蒋志方的事，不用说，从蒋志方走进餐厅，她就看见蒋志方了。蒋志方和卫君梅对话，她也听到了。不知为何，郑宝兰的样子有些生气，气得

侥幸心理还是有的。手机是一种机器，机器难免会出故障。也许卫君梅的手机出了故障，卫君梅没顾得上去修理，手机就死机了。这个时候，正是用得着他蒋志方的时候。蒋志方很快打定了主意，他要帮卫君梅修理一下手机。同时，他要把自己的手机和卫君梅的手机交换一下，把自己没出故障的手机给卫君梅使用，等把卫君梅的手机修理好，他就自己使用。反正他和卫君梅的手机是同一个牌子。

嫂子你好！蒋志方走进食堂的餐厅，走到卫君梅面前，向卫君梅问好。

卫君梅脸上红了一下，愣住了。她没有向蒋志方问好。

你的手机是不是出了问题，我能帮你修理一下吗？

手机？噢，我也不知道。对了，正好你来了，把你的手机还给你吧，还有

.....

脸都红了。不知她是生卫君梅的气，是生蒋志方的气，还是生自己的气。她把手机送到卫君梅面前，上来就质问道：怎么，连手机都不要了！

此时，卫君梅已走到餐厅一角，在一张餐桌前坐下了。她大概有些累了，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她看了看郑宝兰递给她的手

机，没有伸手接。她说：宝兰，你替我把手机还给他吧。

凭什么我替你还给他，我算老几！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，你想让我当坏人是不是！

卫君梅不知道郑宝兰为何生这么大的气，她说：宝兰，你怎么了，你跟谁说话呢！

我就是跟你卫君梅说话。卫君梅，你太不像话了！郑宝兰好久没把卫君梅叫卫君梅了，都是叫君梅姐。在郑宝兰的眼里，君梅姐是一个强者，她是一个弱者。而今天，她们的力量对比好像突然间发生了变化，她变成了一个强者，卫君梅变成了一个弱者。

我怎么不像话了？

有你那样说话的吗！人家真心实意对你好，你怎么能说人家缠你呢！怎么能说到谁欠谁什么呢！人人都有一张脸，谁都是要脸



充电器。卫君梅从口袋里掏出用一个塑料袋包着的手机和充电器，递向蒋志方。

蒋志方接过塑料包，没有打开看，就把自己的手机掏了出来，说嫂子，你的手机你先用着，等我把你的手机修理好，我给你打电话，通知你。

卫君梅没有接蒋志方递给她的手

机，她说：我跟你说过，我用不着手机。卫君梅说罢，推着小车走了。

蒋志方跟了过去，说现在是信息时代，有个手机获取信息还是方便些。

我不需要什么信息。

这会儿是半上午，到食堂吃饭的人不

是很多，只有那么三五个。他们不是坐在一张桌子前就餐，东坐一个，西坐一个。见一个男的追着一个女保洁员说话，他们一时忘了吃

菜，眼睛都像追光灯一样追着他们两个看。吃什么菜都不重要，看一

.....

的人，你那样说话，跟打人家的脸差不多，太伤人

了！

轮到卫君梅发愣，发呆，发傻。她说过那样的话吗，那样难听的话是通过她的口说出来的吗？有一点毫无疑问，她说过一通话后，蒋志方就走了。人人都有弱小的一面，卫君梅不敢面对郑宝兰咄咄逼人的目光，她低下了眼，低下了头。低下头还不够，她的两只胳膊往桌面上一趴，把脸埋在弯起的臂弯里了。刚把脸藏起来，卫君梅的头就开始颤抖，脖子就开始颤抖，全身就开始颤抖，就哭得一塌糊涂。是的，她没有哭出声，是哭泣。泣有千声万声，都被她饮了下去。泣有千升万升，也被她饮了下去。卫君梅的肚子里能盛多少泣呢！卫君梅以圈起的胳膊掩面，不愿让别人看见她的汹涌的泪水。真正的哭都是哭给自己的，不是哭给别人看的，她的哭没有任何效果意识。

郑宝兰没有被卫君梅的哭吓住，她说：我不劝。

当郑宝兰把煤块儿一样的手机放进卫君梅手里时，一开始，卫君梅的手指是张开的，手机在她手心上放着，她虽然没有拒绝，但也没有把手机握住。

郑宝兰没有再动卫君梅的手，就那么站在旁边看着她。

个男的追一个女的，却比吃什么菜都有味道。

蒋志方把自己的手机放在卫君梅推着的小车里了。

卫君梅把手机拿出来，没有交还给蒋志方，就近放在一张餐桌上面了。没人在这张餐桌上吃饭，餐桌上没有盘子没有碗，手机放在上面有些显眼。

蒋志方没有把手机拿起来收回，任手机在空落落的桌面上放着。手机的样子有些可怜巴巴，但手机无话可说。在有些情况下，手机有可能会成为一件信物，这会儿它却好像变成了一件弃物。

嫂子，等你下了班，咱俩谈谈可以吗？

卫君梅断然拒绝：不可以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！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不认识你！

我妈跟你说了些什么，你能告诉我吗？

我丈夫叫陈龙民。

我做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嫂子给我指出来，我好改正。卫君梅推着小车往水泥柱子后面走，蒋志方跟着卫君梅，也向水泥柱子后面走去。蒋志方觉出那些在餐厅吃饭的人和

在食堂窗口卖饭的人都在看他，自尊心一向很强的蒋志方对那些

人有些反感，他真想对那些爱看热闹的人大喝一声，说别看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！但同样是自尊心在起作用，蒋志方克制住了自己，谁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吧，反正他不能在公共场合失态，更不能在卫君梅面前失态。

.....

有人走过来，问卫君梅怎么了，是不是生病了？

郑宝兰说：没事儿，她一会儿就好了。

卫君梅哭了一会儿，才慢慢地把手指收拢，一点一点地把手机握住了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 11 月 2 日 A14 版)

